

# 语义分析

丁金国

语言系统是由语音、语义和语法三个平面组成的,从其产生那天起,人们就开始了对这三个平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十八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语言研究的开展,到了上世纪末,语言科学有了令人瞩目的成长。经历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三次大发展\*,语言学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领先学科,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都无不打上语言学的印记。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自身已经完美无缺了,事实正相反,语言学校之其他学科,它还是一个摇摆学步的孩童。

在语言科学内部,成就最大的是语音学,其次是语法学,最差的是语义学。早在30年代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就曾讲过: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这种状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状况为止。之所以是这样,因为语义的研究与人的大脑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紧密相关,而对大脑这个黑箱装置(black box)的潜在结构,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因而导致今天语义研究落后于其他语言学科的局面。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语义就无能为力了,人的大脑我们固然不能随意打开,然而今天的科学发展水平却使我们有可能模拟人类的大脑,进行部份思维和学习,这就为语义研究开辟了蹊径。语言学帮助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反过来,计算机科学不仅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佳研究手段,而其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对语言学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参照作用。语义学就在这样新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突破,开始从传统内省体验式的宏观研究,转入致力于寻求物质标记的微观研究。本文拟试用微观分析的方法,探讨如下三个问题:1、如何确定语义单位;2、如何观察语义关系;3、如何分析语义变化。

## 一、如何确定语义单位

1.1 语义总是附着在一定的代码上,离开了具体的物质代码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三十年以Bloomfield的《Language》为诱因,美国结构主义兴起;  
五十年以Chomsky的转换生成理论为先导,出现了转换生成学派;  
七十年以Fillmore Lakoff, Chafe等人代表的对语义学的研究,

这些承载着一定意义的信息代码，就是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言单位有大有小，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是语素。但作为语义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从语素的上一层——词开始的。因为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所以，要找出语义的基本单位首先必须从词入手。既然词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那么词的意义是不是就是语义的最小单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须作具体分析。试比较下列A、B两组词（这两组词其各自既是词，又是语素）：

A	B
end n.	wino n.
①末端、终点、尽头、极顶、顶端、尖、梢	酒鬼、
②完结、结束、终止、終了	
③死亡、毁灭、下场、完蛋	
④目的、目标	
order n.	January n.
①次序、顺序、序列	一月
②条理、整齐、正常状态	
③规程、程序、秩序、制度	

A栏各词每个至少有三组意义，B栏各词每个只有一个意义。所谓词义指的是一个词所包括的全部意义，而语义单位则不然，它是指说者与听者在特定情境下所交换的特定信息，即特定意义，而不是一个词的全部意义。如：

My watch isn't in order. (我的表坏了。)

这里的“order”并不含有它的全部意义，只是②项中的“正常状态”的一个意义。B栏中的各词都只有一个意义，与语义单位是一致的。可见，语义单位与词义不是同一概念。所以说，语义的最小单位，是指说者和听者在特定情境下交换信息时所用代码的特指意义。这个语义上的最小单位我们叫做义位，而承载着义位的词叫做词位。

1.2 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一个词位是由义位组成的\*。有的词位只有一个义位，大多数词位是由多个义位组成。同一个义位由于出现的条件不同，又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end的义位①中的各个意义，虽然共处于同一个义位中，但各自出现的位置是不同的。

end义位①	出现位置
终点	Shanghai is the end of the Beijing Shanghai Railway. (上海是京沪铁路的终点。)
末端	The house of the end of the street belongs to John. (街末端的那所房子是约翰的)
尽头	This is the end of the road. (这是那条路的尽头。)
尖梢	He has climbed up the end of the tree. (他已爬到了树梢上)
极顶	There are no nights at the end of Arctic from the Spring Equinox to the Autumnal Equinox.

\* 词位是音义结合的双面体，这里仅就意义进行分析。

(从春分到秋分之间,在北极顶没有夜晚)

从分析中显示出义位也象音位一样是由分子组成的,组成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分子叫做义位变体。在特定情形下出现的是义位变体,抽象的义位只存在于理论上。

1.8 一个词位是由不同的义位所组成,处在同一个词位里的不同义位的划分应遵循两条标准:a、语义上的互释性。所谓互释性,是指处在同一个义位中的各个变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当我们在确定几个意义是否是同一个义位时,主要看其是否能互相解释。如词位“end”的义位①的各个变体,就具有互释性。我们说“终点”的意义时,可用“末端”“尽头”来解释。反过来,“尽头”也可用“终点”“末端”来解释。所以这几个意义是“end”的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变体。同一个词位的不同义位之间,虽不存在互释性,但在意义上必须有联系。“end”义位①“终端”和义位②“完结”,在意义上的联系是明显的。但不能互相解释,“完结”并不能说是“终端”的意义。至于义位③“完蛋”,义位④“目标”则更不能互释。所以它们不能处在同一个义位中。但这些义位又有联系,都表明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由某点起到某点止的过程或状态。正是因为这一点有联系,才使它们共处于同一个词位之中。b.互补分布。所谓互补分布是指处在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变体间的相互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凡是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变体,它们互相没有区别作用,在意义上不对立。但在分布上各得其所,各就各位。变体a出现的位置,变体b不出现,变体b出现的位置,变体c不出现,各个变体互相补充共处于同一个义位之中。如“end”的义位①中各个变体所出现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样的变体叫做义位的条件变体。如果几个变体可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上,能够互相替换而不改变意义,这种变体叫做自由变体。如词位“end”的义位④中的两个变体“目标”“目的”,就可以互换。

1.4 由上可知,所谓语义分析,实际上就是对某一语言的词位的义位进行分析。义位分析是最基本的分析,只有找出具体的词位的义位,才能更准确有效地运用该模式。具体分析方法是:按照上文提出的标准,将具体模式置于特定的位置上进行比较,凡是能够出现在同一位置上的各个分子,都应属于该义位的不同变体,否则是不同的义位。如英语词位“run”(或写作running),其出现的位置如下:

①The \_\_\_\_\_ is/are running. 在空位上如果出现dog(狗), enemy(敌人), horse(马)等,那么“run”就含有“跑”、“溜”、“逃走”、“奔跑”等意义。

②The \_\_\_\_\_ is/are running. 在空位上如果出现: water(水), river(河), oil(油)等,那么“run”就含有“流”、“淌”、“滴”等不同意义。

③The \_\_\_\_\_ is/are running. 在空位上如果出现: machine(机器), ship(轮船), train(火车)等,那么“run”就含有“转动”、“行驶”、“运转”等意义。

①中的各个意义都可以用“跑”进行替换,可归入同一个义位。②中的各个意义都可以用“流”进行替换,可归入同一个义位。③中的各个意义都可以用“运转”进行替换,可归入同一个义位。可见,各个义位都是由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变体组成的,义位①②③之间虽然不能互相替换,相互对立,但又有内在的联系,都有从一点流动到另一点的特征,所以它们能共处在同一个词位里,属同一个词位的不同义位。

1.5 前面讲过一个词可以由不同的义位构成,义位是语义分析的最小单位,不同的

义位之间具有区别功能。既然义位具有区别功能,那么任何一个义位势必有不同于其他义位的区别特征,否则就不会成为不同的义位。所以语义分析不能停留在义位上,还要更深一层。六十年未开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采用音位分析的方法,把同一个义位进一步分析为若干个构成成分,或叫义素,我们这里叫做语义特征。换句话说,不同义位之间的区别,是靠着语义特征区别开来,区分义位的语义特征是语义分析中的最小区别单元。

任何一个义位都是由一组语义特征所构成,不同的义位之间,至少有一个特征不同。如词位“run”的三个不同义位,可分别标为run<sup>1</sup>, run<sup>2</sup>, run<sup>3</sup>,其各自的特征是:

义位 特征	run <sup>1</sup>	run <sup>2</sup>	run <sup>3</sup> *
自动性	+	+	+
前位有生命	+	-	-
前位液体	-	+	-
前位机械	-	-	+

\*符号“+”为该语言单位具有某一特征,“-”为无某一特征。

“run”的三个不同义位,由“前位有生命”这一特征,将“run<sup>1</sup>”与“run<sup>2</sup>、run<sup>3</sup>”区别开,由“前位液体”或“前位机械”特征,将run<sup>2</sup>与run<sup>3</sup>区别开。

语义特征本身不是某一语言的词汇的一部份,而只是理论上的成分,是为了描写比较某种语言的各个义位之间的关系而构设出来的。由于语义本身的复杂性,语义理论又处于发展阶段,所以目前还没有象音位那样有系统的能够描写一切语言的语义特征。一般地说,对有具体意义的各词归纳其区别特征较易,对表抽象意义的词归纳其特征较难,对句子则更难。建立一套能够描写一切语言的语义特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无论如何,做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用区别特征来分析语义,已被证实是一种准确有效的方法。

## II、如何观察语义关系

2.1 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其本身的意义都是与其他语言单位相处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没有相关单位的存在,任何单位本身是无法存在的。如“皇后”的意义,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国王”意义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皇后”,“好”与“坏”,“美”与“丑”都是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体中存在,都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所以说,一切承载意义的语言单位,都是处在相关的关系之中。根据语义分布上的特点,所有的语义关系都可纳入两类关系之中,即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如“他努力学外语”是由四个单位组成的,为什么是四个单位,而不是三个或五个呢?理由很简单,我们用替换法可分别对各个形位进行替换。

①	②	③	④
他	努力	学	外语
我	经常	看	小说
他们	仔细	绣	花
她	认真	写	论文

在位置①上,我们可用“我”“他们”“她”去替换“他”。在位置③上,可以用“看”“绣”“写”去替换“学”。在位置②上,可用“经常”“仔细”“认真”去替换“努力”。在位置④上,可以用“小说”“花”“论文”去替换“外语”。只能有四个替换单位。

从替换表上可看出纵向每个位置上的语言单位都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位置①的特征是+生命性、+人类性、+指代性、+名词性;位置②的特征是: +状态性、+修饰性、+程度性;位置③的特征是: +外动性、+及物性、+前位人类性;位置④的特征是: -生命性、-人类性、+名词性、+具体性。这种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词位所组成的集合群,在语义理论上叫语义场。处在同一个语义场里的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是聚合关系。聚合关系是一种纵的垂直关系,是对语义从纵向进行对比分类的描述。从横的方面看,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是组合关系。组合关系是有条件的,在汉语里只能说“他们仔细绣花”而不能是“花仔细绣他们”。一切语言现象都可以从聚合与组合的角度加以分析,组合分析与聚合分析不仅可用于对词的语义描写,也可以对句子和句子以上单位的语义进行比较描写。

2.2. 词级语义关系。语义分析所观察的语义关系,有词级的、句级的和超句级的,这里我们只提出词级语义关系进行观察分析,主要目的在于展示所使用的方法,而不是在于提供各种关系。

2.2.1 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普遍地存在着语音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模式,我们称为同音异义关系。由同音异义模式构成的词的聚合叫同音词,利用同音词构成的句子叫同音异义句。本文要讨论的是那些在音位、形位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同音异义词之间的关系。从义位分析的观点看,同一个音位形位所有的不同意义,不应是同一个词位的不同义位,而应是同一个形位音位的不同词位,也就是说各个意义分别为不同的词所有的意义。如英语的“right”。把它放在一定的组合单位里,就可显示出其意义上的差异。

① You have the right<sup>1</sup> to do it.

(你有权做这事)

② You are right<sup>2</sup> to do it.

(你做这事是对的)

③ You are right to do it on the right<sup>3</sup>.

(你在右边做这事是对的)

①的语义特征是: +名词性、+抽象性、+人领有; ②的语义特征是: +性状性、+补语性、+修饰性; ③的语义特征是: +方位性、+名词性、-施受性。从组合关系和语义特征看,“right”是同一个形位音位三个不同的词位。right<sup>1</sup>属表抽象意义的语义场; right<sup>2</sup>属表性状意义的语义场; 而right<sup>3</sup>则属表方位性意义的语义场。

2.2.2 处于同一个词位中的不同义位之间的关系叫做多义关系,传统上叫多义词,或一词多义。从语义特征上看,凡是能处在同一个词位的各个义位,都必须具有该词位的核心特征。如英语的“country”,至少有四个义位:

①He left the country yesterday.

(他昨天离开这个国家)

②I lived in the country three years ago.

(我三年前住在乡下。)

③The apple-trees are growing in the open country.

(苹果树在旷野里生长。)

④This subject is unknown country to me.

(这个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领域。)

这四个义位的共同语义特征是: +空间性、±具体性、+名词性、+可数性、-生命性。由于它们有共同的语义特征,才使它们共处于同一个词位里。但它们又各自有不同的特征,使得各自成为独立的义位。如“国家”比“乡下”至少多一个特征[+主类空间]。这四个义位从空间范围由上及下是逐级收缩,由下往上是逐级包括。

在多义关系中,各个义位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致的。有的义位之间关系较近,有的较远,有的则正处在向不同的词位分解的过程中。如现代汉语里的“打”,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共列了151个搭配。从意义上大致可分为23类。其中有的是词位“打”的不同义位,有的则分化为同形同音的不同词位。

如果一个词位由两个以上的义位构成,凡是集中体现本词位语义特征的义位,叫第一义位,或叫核心义位;其他则依据与核心义位在特征上的联系远近分属第二义位第三义位……。如果一个词位出现了两个以上的第一义位,这就意味着有两套共同的语义特征。由这两套共同语义特征分别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词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义聚合。如汉语的“风化<sup>1</sup>”(风俗教化)和“风化<sup>2</sup>”(地质学术语)。

2.2.3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位中,如果存在着共同的语义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同义关系。凡处在同义关系中的各个词位,它们在语义上都具有互释性。同义关系与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变体不一样,同义关系指的是两个以上的词位之间的关系而言。而同一个义位的不同变体是同一个义位内各变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互补分布关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英语“run”的第二义位run<sup>2</sup>(流),有三个变体:

The ink is running. (滴)

The water is running. (淌)

The river is running. (流)

变体run<sup>a</sup>、run<sup>b</sup>、run<sup>c</sup>不仅属于同一个义位,也属同一个形位词位。同义关系则不然,是属于不同的形位词位的义位所具有的共同语义特征。

如: The river is flowing. (河水在奔流)

The tears are welling. (泪水在不停地流)

The oil is running. (油在流)

flow、well、run的共同语义特征是: +内动性、+前位液体、-前位有生命。

构成同义关系的各语言单位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①,组成同义关系的各语义单

位必须属于同一个语义场,并且必须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这是构成同义关系的基础。

②,处在同义关系中的每个单位必须具有别于其他单位的区别特征,这是同义关系存在的价值。如果处于同义关系中的各个单位没有独自的区别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形成不了相关的关系。如果两个词位义位完全一样,必定要淘汰掉一个,严格地讲,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同义关系,所谓同义只是相对而言。处在同一个同义聚合里的各个词位都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本聚合里所代表的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特征。各个单位间的区别特征一定要小于共同特征,也就是“大同小异”。如果区别特征大于共同特征,那么这样的同义关系只是“临时性”的聚合。

2.2.4 处于同一个语义场的两个词位义位,只要有一个特征是对立的,这两个词位义位之间的关系就是对立关系。对立关系是在两个单位之间发生的关系。对立关系是各个语言普遍存在着的语义关系之一。凡是构成对立关系的两个单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①,必须属于同一个语义场。如long—short(长—短),love—hate(爱—恨),good—bad(好—坏)。第一组属度量语义场,第二组属表情内动场,第三组属性状场。属于同一个对立关系体的各单位,都必须有该场的共同特征。②,构成对立关系的两个单位,除共同特征外,还必须有一个特征是对立的。如love与hate,“相吸性”—“相斥性”构成其对立特征。

在对立关系中,由于语义特征的性质不同而使对立关系表现为不同类。如绝对对立关系,则是由两个绝对相斥的特征所使然,否定一方,必肯定一方。如dead—alive(死—活),right—wrong(正确—错误)。另一种情况是在两个互相排斥的义位中间,允许有个中间层。这一中间层既可和前项构成对立,又可和后项构成对立。如old—young(老—少)、rich—poor(富—穷)、big—small(大—小)。这种对立并非肯定一方,就要否定另一方,这种对立不妨叫交叉对立关系。还有一种情况可视为交叉对立关系的扩展,其组成对立体中的各单位的词位义位,可依照其语义特征的层递程序进行分级对立。如hot—cold, (热—冷)。在hot与cold中间还可插入一组对立体warm—cool(温—凉),组成hot—warm—cool—cold, hot与cold这时成为分级对立关系中的外项对立体,而warm—cool是对立关系中的内项对立体。

## Ⅱ. 如何分析语义变化

3.1 所有的语言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都属于历史的范畴,都不能脱离历史而存在,所以说,任何语言都是历史的产物。但是,任何语言又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存在于某一特定时间里,也就是说,语言总是以一个系统的身份在特定的时间里占据一个空间的位置。因此,语言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又总是处在流动中的相对平衡的静止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语言的变化时,既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又要从历史的某一时期的相对静止状态中来观察语言。

由于语言与社会的依存关系所决定,语言的变化不可能是整体的骤变,而只能是个体的渐变。所谓个体渐变,是指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内,具体语言社群中的某一成员,在语言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别偏移现象。这种偶然的个别偏移现象,有的可能被语言社群所接受,有的则可能受到语言社群的抵制。那些为特定语言社群所接受的偏

移现象,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就成为某一特定语言的成员而存在,这种变化就叫个体渐变。个体变化量上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会引起分体部份的变化。分体部份的变化量上的积累,发展到一定时期,会引起系统的变化。如果某一具体语言其内部各组成平面都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某一具体语言总体上发生变化。同一语言的古今差异,就是这种由个体渐变到总体系统变化的结果。下面集中谈谈语义的变化。

3.2 语义的个体渐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a、个别说者在语言运用中的偏移或听者的误解所造成的偏移;b、儿童习语过程中的类推所造成的偏移。个人对语言运用中的偏移,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则是无意识。如“世界”,原指时间和空间。例:“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见楞严经4)。到了唐代诗人岑参笔下,“世界”的“时间”特征消失了,只余下“空间”特征。例:“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登慈恩寺塔)。再如现代汉语中的词位“恢复”和“救”。“恢复”没有“消除”的义位,“救”没有“熄灭”的义位。但由于个人的误用,却使这两个词位的语义产生扭曲,出现与之相对立的义位,例:“恢复疲劳”“救火”。

3.3 语义的个体渐变,达到一定量的积累必然引起系统的变化。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与其他事物一样,其组成成分之间是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相互之间呈现一种相对的平衡。其中任何个体发生偏移,必然要打破原有的平衡,引起系统内部相关部份连锁反应,促使有关部份对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行再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经过调整后,各成分又暂时处在新的平衡之中。所谓语义的系统变化,就是按照这样一条总的规律在进行着。语义的系统变化,是通过词位义位的变化体现出来,或是语义扩大,或是语义缩小,或是语义移转。

我们在1.1和1.4中曾说过,语义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义位,义位与义位之间的区别主要靠语义特征区分开来。所以,考察语义的变化,既要考察词位义位的增减情况,又要考察组成义位的语义特征的变化情况。同一个词位中的义位的任何变化都要引起词位语义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要由起变化的义位的性质来决定。同样,组成同一个义位的语义特征的任何变化,也必然引起义位发生变化。一般地说,如果一个词位增加一个新的义位,或某一词位的义位减少其起区别作用的语义特征,都要引起语义的扩大;如果一个词位减少一个义位或某一词位的义位增加新的语义特征,都要引起语义的缩小,下面从语义特征的变化入手来考察语义的变化情况。

3.3.1 语义特征的消失。在语义的演变过程中,有的词位义位失去某个或几个语义特征,从而使原来的词位义位发生变化。如在中古英语里的“butcher,其语义特征是: +人类性、+以屠宰为业、+宰羊。后来“+宰羊”这一特征失去,于是“butcher”这一词位的语义就扩展为包括屠宰一切牲畜的人。在古汉语里,“鸟”的语义特征是: +有生命、+动物、+卵生、+飞禽类、+长尾禽。而“隹”的语义特征是: +有生命、+动物、+卵生、+飞禽类、+短尾禽。后来“鸟”这一词位失去了“+长尾禽”特征,从而其语义扩展为包括一切禽类。由于“鸟”的语义变化,从而使“隹”这一词位消失。上例可看出,语义特征的减少,可导致词位语义的扩大。如果语义特征减少到引起义位的消失,那么,义位消失的结果,或是引起词位的语义缩小,或是导致词位的消失。

3.3.2 语义特征的增加。在语义演变过程中,有些义位增加某个或几个新的特征,



新特征的出现,必然波及到原义位结构的变化。如在中古英语里,词位义位“deer”(古拼写为dior或deor)的特征是: +有生命、+动物、+哺乳类。语义范围包括从狮子到老鼠一切哺乳动物。甚至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还是这样。如:

“Rats and mice and such small deer  
Have been Tom's food for seven long years”

(可是在这整整七年的时光,  
耗子是汤姆唯一的食粮。)

(莎士比亚《李尔王》)

到后来“deer”增加了“+有蹄”、“+短尾”、“+长肢”、“+雄性有角”四个特征,从而使“deer”的语义范围大大缩小,仅指“鹿”这一类的兽。然而和英语有同源关系的德语里的“Tier”,今天仍保留古英语“dior”的全部语义特征。英语的“girl”原指一切年轻人。如Chaucer的著作中,曾提到红脸差人掌握着“教区的全部青年男女”(The young girls of he diocese lads as well as lasses)。这里的“girls”就没有“+阴性”这一语义特征。后来增加了这一特征,“girl”的语义就缩小了。古汉语中的“子”,也与“girl”相类似。上古词位“子”并无“+阳性”这一特征。如:

“子于父母,则自名也。注:言子者通男女。”(《礼·曲礼下》)

后来“子”增加了“+阳性”语义特征,于是“子”不再包括“女子”,而只指“儿子”。

语义特征的增加,有时增加到引起词位义位的分化。如古汉语里词位“管”。有三个义位:a、乐器。如“嚆嚆管声”(诗·商颂·那);b、泛指细长园筒之物。“贻我彤管”(指笔管)(诗·风·静女);c、钥匙。“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这三个义位之所以能共处于同一个词位里,因为有共同的语义特征: +器物、园筒形。义位c与义位a、b的区别特征是:义位c多了一个“+有封锁器物的功能”。先秦晚期,从义位c这一区别特征中分化出一个新的义位,可称为义位d。这个新义位具有下列语义特征: +他动性、+施权威性。义位d出现后,标示着义位c已发生质的变化。凡是具有“+他动性”“+施权威性”的“管”,已不再是义位c的变体,而是一个新的词位义位。可见,语义特征的增加,其直接结果是导致词位语义的缩小。但是,一旦特征增加到引起义位分化时,那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使原词位增加一个新的义位,从而原词位的语义也随之扩大;一是分化出来的新义位离开原词位而独立形成一个新的词位义位,从而使原词位的语义减少。

3.3.3 语义特征的交替。在语义演变过程中,同一个词位不同义位之间在功能、地位、作用上发生转换,或是不同词位之间,由于语义特征的转换,而使词位义位发生变化的现象叫语义特征的交替。语义特征交替的结果,一般并不引起词位义位的消失或增加。如在中古英语里的“dogge”,具有+物动性、+哺乳类、+犬种、+经专门驯养等特征。而“hound”则只具有“dogge”的前三个特征。因此“dogge”的语义是指一种专门经驯养过的狗,而“hound”则泛指一切犬类。到了现代英语里,dogge(拼写也变为dog)失去“+经专门驯养”特征,“hound”增加了“+经专门驯养”特征,因此,“dog”与“hound”这两个词位义位由于语义特征的转移,引起了语义上的转

移,“dog”成为泛指一切狗,而hound则特指经驯养的猎犬。在古汉语里词位“嘴”与“口”的语义分工是很明显的。汉代前后,“嘴”是“鸟兽之喙也”,“口”是“人所以言食也”(许慎《说文解字》)。“口”区别于“嘴”的特征是: +人的言食器官。“嘴”区别于“口”的特征是: +鸟兽的鸣食器官。后来,“口”与“嘴”各自获得了对方的语义特征,因此,人也有了“嘴”,鸟兽也有了“口”。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几乎经历了两千年的时间。最早见“口”用于鸟兽是在宋陆佃撰的《埤雅》里。如“鹤之上相,隆鼻而短口”。但一般通用起来可能晚的多。人最初获得“嘴”,大约也在宋金时代,而且是有条件限制。一般只用于贬义。例:

“子嘴尖如此,诚奸人也。”

(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

“国家未尝负汝,乃作如此嘴鼻也。”

(金史·《毕资伦传》)

“看了你这般嘴脸,也不能够发迹。”)

(元关汉卿《裴度还带》)

到了明末“嘴”还仍保留着贬义这一语义特征。如在《西游记》中,称一般人的嘴为“口”,称猪八戒、孙猴子的嘴,仍用“嘴”。试比较:

“(大圣)噙着那国王的口唇,呼的一口气,吹入咽喉。”(《西游记》39回)

“模样与大圣无异、……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同上58回)

“那八戒……正睡着哩,被他照嘴唇上扞搔的一下。”(同上32回)

到了清代,“嘴”才开始失去贬义的特征,获得同“口”一样的地位,在《红楼梦》里,连金陵的裙钗王孙们的“口”也都成了“嘴”。如:

“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

(《红楼梦》31回)

在语义交替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词位的不同义位在其所处的词位中的地位发生交替。原来属第一义位转换为第二义位,原来的第二义位,转换为第一义位。如古汉语中的“日”有四个义位,其次序是:

a、太阳。“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诗·卫风·伯兮)

b、白昼。“夏之日,冬之夜”(诗·唐风,葛生)

c、一昼夜。“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王风·采葛)

d、每天。“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由于道家的理论体系里有“太阴之气”与“太阳之气”对应,于是“日”中的“太阳”的义位,发生演变,到了现代汉语里,“日”的义位a与义位b、c、d发生了交替。a从主要义位变为次要义位。在英语里也有这种交替现象发生。如“pen”,古代的词位义位指“羽毛”由于古代用羽毛蘸墨水写字,成为书写工具,于是pen增加了个新的义位——“笔”。随着历史的发展,作为书写工具的义位“笔”与“羽毛”的义位发生换位交替。pen的书写工具的义位占据了主要位置,进一步发展,最后将“羽毛”的义位排挤掉。

3.3.4 我们曾经讲过,任何语义单位的存在都要凭借其他相关的语义单位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个体语义上的变化,虽然不象语音系统波及面那么大,但也绝不是没有影

响,也要影响到系统的变化。前面已论述过,语义特征的任何变化,都要引起义位的变化;任何义位的变化,都要引起词位的变化。那么,个体词位变化的结果怎样呢?请观察下面的例子。在古英语里,英国人叫牛是ox,小牛是calf,猪是pig,羊是sheep。如果在餐桌上出现这些动物的肉时,也分别叫ox、calf、pig和sheep。但是,诺曼入侵后,征服者的影响波及到各个方面,诺曼化最先发生在语言方面。英国人与法国人共餐时,羊肉端到餐桌上,法国人叫mouton [mutɔ̃] 于是英国人也开始叫羊肉为[mutɔ̃],讹音为 [mʌtn], 拼写为mutton,原来英语里sheep所具有的义位“羊肉”开始消失。既然ox、pig、sheep在英语里是相互照应,互相制约而存在,那么, sheep失去“羊肉”的义位,就不能不对与其相关的词位发生影响。影响的结果,使pig、calf、ox也平行发生变化,法语中作为食用“肉”的词位义位porc、veau和bœuf也被英语借入。英语中的pig、calf、ox的词位里原有的属相应动物的“肉”这一义位,由从法语借来的pork、veal和beef所替代。再如汉语里的“红”“白”。它们的共同语义特征是: +颜色、+中性。后来“白”除了“颜色”义位外,增加了个“丧事”义位。如:

“以五云之物, (注) 郑司农云: 白为丧。”

(周礼·春官·保氏)

既然有“白”象征“丧”,依照语义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取得新的平衡,势必要有一个“x为喜”的语义出现,来和“白为丧”相对应。因此词位“红”从汉末开始有“喜”的义位。如庾信《春赋》:“面共桃花而竞红”。先秦社会分为五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由于这些语义的存在,就要求有与之配套相应的语义,于是出现了:“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礼·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曲礼下)。后来,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消亡,反映等级制度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等词位,有的消失,有的义位发生转换。“天子”等语义变化的结果,牵动其“配偶”和“死亡”一词的语义与其发生平行的变化。可见,任何个体词位在语义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义的系统变化。

以上我们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讨论了语义单位、语义关系及语义变化等三个问题。应该说对语义采取微观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是可取的,它有利于我们把语义现象观察得更深透。但是,这种方法出现的时间还不长,有许多地方尚待进一步完善。如语义特征的构设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无论在定性或定量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义位变体的设置,在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另外,采取微观分析的方法归纳语义类型,限于篇幅,本文从略。总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具体语言事实,而在于说明微观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可行性。

#### 参考资料:

- ①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大出版社,1981版
- ②王力《汉语史稿》(下)中华书局,1980版
- ③高名凯《语言学》科学出版社,1960版
- ④赵世开《现代语言学》知识出版社,1983
- ⑤Palmer, F. R.《Seman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⑥Katz, J. J.《Semantics Theory》(Harper and Row, 1972)
- ⑦Lyons, J.《Seman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